

暗示的力量：更好的可能

桑青

要寫一篇關於雙體問題¹的文章，有相當的困難度；不能把生活的伴侶描述成不近人情的書呆或宅男（雖然大多和物理系男生約會過的女生同意這個刻板印象），因為伴侶的人生成長仍有無限可能，舉例：當個超級棒的爸爸，或是一個更好的另一半，同時對父母盡孝道，也事業有成，對社會有正向貢獻。在相處近十五年的生活交集裡，有多少情感意義，難以估算。我，相對於他，存在的意義，是不能用簡單的物理邏輯與情緒化約來處理的。我所面對的社會結構與他瞭解的並不相同，每當我義憤填膺地批評男性是社會結構的既得利益者時，往往他都只能說：「這不是我的錯！」。我是在怪他嗎？做為一個不懂事的妻子在長期不懈地抗爭下，我抱怨自己的部份或許多過於加諸於他的。為了選擇有一個形式上穩定的家，我給我自己設下的邊界有多少？空間上的，時間上的？面對自由流失的狀態，我給了自己何種類型的選擇權？我是否足夠尊重自己的決定？在成長的過程中，生活能力與專業能力的培養，對兩種性別的自然人，個人期待、家庭、社會的要求是相同的嗎？

讀博士班時，台灣同學在物理系有四、五個人，系上教授師母請吃飯，男同學要交 5 塊錢，女生要帶一道菜。我溫和地抗議，我也要交 5 塊錢，不帶菜，去陪師母做菜。師母很開心，和我在廚房聊天，告訴我在美國持家的酸甜苦辣，問我為什麼不交男友；家，對女孩和男孩是一樣重要的，只是女孩在婚後被托付了較多的繁瑣家務，早些學習是好的。我問師母為什麼一定是女孩要負責家務呢？師母想了想，女孩子做得比較好吧；我伸舌頭做鬼臉，師母笑了，對呀，多練習一定做得好的，家事如此，功課也是。師母擔心我找對象不容易，她說男生多中意沒有智力威脅度的女孩子，女孩聰明外顯，就吃虧了，怎麼辦呢？「要給好的男孩有機會認識妳啊！」雖然不能完全同意師母的觀點，瞭解她的關心，我答應師母要認真交男朋友，有了對象，要帶去給師母看。我不否認生活可以有不同的選擇，唸學位是自己的選擇，但找生活伴侶是個全新的挑戰，信心不足，往往是最大的絆腳石。家，或許是情感的避風港，也是照顧人情與下一代基本須求的單位，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結構，也可能是價值衝突的一個源頭。對自己組成一個小家庭的能力，因為對性別角色的不熟悉，我的信心不足，維持中性角色，對自己似乎是最自然與安全的。

博士班後期，我正結束在長島同步輻射光源的實驗，回學校寫論文和做實驗，實驗室的工作不算重，麻煩的是作息不正常；論文老師提醒我，大多數的人都是由機會決定生涯的，別想太多，「You should date a guy first to decide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and you should apply all kinds of jobs also. You never know you would like it or not until you try.」華文俗諺說：男怕入錯行，女怕嫁錯郎，沒預見自己兩個問題要同時面對；換句話說，我成了事業、家庭要兼顧的雙性人？找工作，找伴侶，選擇越多，成果越好。室友老說她相親要一次看 10 個人以上，是有理論基礎的。自己缺乏交往的對象嗎？男同學，男同事，累積下來也有百人次，「妳有沒有在看啊？」室友問我。問題就出在於同學、同事要交往是很困難的，大半時間得維持專業形象，分享個人生活一旦超過一定的份量，就會有品味問題，如果遇上不能相處的人，又得相處，怎麼辦？指導老師的建言就是在得知我不與同學約會的情況下有感而發；機會，機會，什麼樣的機會？

1994 年，開始準備畢業，補論文研究中的最後一段數據，寫論文，對將來的發展，疑惑多過計劃。安排了一趟回台灣的行程，想試一試找工作的可能。在時差還未調回來的時候，兩個男性大學同學找上了我。他們想瞭解在 5 年的留學日子中，我對生活有了什麼體認。誠實地說，博士學位對我而言已經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拿學位後；他們一個已轉進業界，一個才開始讀博士班，其中一位已經結婚了。老同學見面，細節談了什麼已經不太有印象，但他們沒說出口的關懷（或許也說了），就是男生在婚姻市場上的票面價，正要開始儲值，而我的市場價值正往下走。同學的妻子也是物理碩士，已選擇到中學任教，一個聰明秀雅的女子，瞭解家庭的重要。我能給家庭一個選擇嗎？

接下來的一年，我選擇與伴侶開始分享生活。我們都在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，為了能有更多在一起的時間，我選擇了衛星的角色；我放棄了較有發展性的博士後職位，選擇了比較靠近伴侶在國家實驗室工作附近的博士後機會，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採取了相對消極的態度。雖然，我沒有放棄我的學術生涯，仍有熱情與自信，但總有一些遲疑，一些不確定。我們沒有馬上回台灣，在兩任博士研究結束後，我們回到了成長的地方。

一對夫妻，面臨工作與生活的要求，如果他們的資源有限，會呈現一個什麼樣的情況？當我連著幾回聽到：「妳先生很傑出，妳就多犧牲一下，成就他的事

業」的論點時，就會有一個彎彎²式的心情。是不是我對自己不夠認真，換得別人的態度對我亦是如此？當個衛星單位容易嗎？不容易，他（她）必需是個適應能力極強的生物物種，能接受各式各樣的環境，但是一個較不優的標籤就會黏上來。另一半的成就，就是自己的成就？有多少人在這種說服下，把自己對自己的期待放下，成就另一個個體，以為自己因為愛而做了一個選擇。「那種自己無法對生活有自主性的感覺，真教人難受。」離開一個不能成全兩個人的婚姻，而選擇新機會的同學對我說；我們在成長時都是自由人，什麼時候，我們成了社會結構下的女人？每一個生命個體的能量，被刻板印象框架後，就失去了流動的活力。生活，是有無限多的可能的。但我們的社會中充滿了價值的暗示，什麼情況下，我們會瞭解到時間的價值？時間給我們的課程，我們在社會價值的勸說下，是否有學習到足夠多的彈性與能力，去面對呢？

回到雙體問題的討論上，男性與女性在伴侶關係上的互動，就交給兩個人去處理吧；相信在適當的關懷下與陪伴，我們都能看到自己的有限與發展的潛力，總會有更好的可能的。

¹物理學上視為可解的雙體運動問題；或科學人當其配偶也具備專業能力，有自主性的生涯選擇時，所面臨的調適問題。

²當代極簡風的漫畫家。